

西湖雜談

浙江人民出版社

西 湖 雜 談

浙江人民出版社

西 湖 雜 談

肖 凡 編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万石里1号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号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5/16 字數54,000

1956年5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五次印刷

印數：22,115—34,624

統一書号： 10103·27
定 价： (6) 二角

目 錄

白居易与西湖·····	(1)
苏东坡与西湖·····	(9)
五代吳越的都城·····	(16)
南宋帝都·····	(20)
康熙皇帝游西湖·····	(25)
結廬孤山的林和靖·····	(29)
死前恨不見中原·····	(31)
青山有幸埋忠骨·····	(36)
“我到坟前愧姓秦”·····	(40)
西子湖头有我師·····	(43)
秋風秋雨愁煞人·····	(47)
苏小小的傳說·····	(51)
白云庵二三事·····	(54)
西湖船和西湖競渡·····	(56)
八卦田与七星缸·····	(59)
西湖的石刻·····	(61)
文瀾閣和四庫全書·····	(67)
關於雷峯塔和塔內藏經·····	(70)

• 白居易与西湖

有人說，~~杭州西湖之有今日，要歸功于唐代詩人白居易~~
(公元七七二年——~~八四六年~~和宋代詩人蘇東坡(公元一〇三六年——一一〇一年))，~~因為~~，杭州西湖在唐代以前，不過是一片荒烟蔓草，經過白居易蘇東坡兩人相繼出守杭州，發動人民疏浚西湖，修築堤壩水閘，才使杭州西湖面目一新。再加以兩位詩人都寫了不少讚美謳歌的優秀詩篇，更使西湖光輝增色，居然後來成為東南勝景，名聞全國了。

的確，這兩位詩人和杭州西湖歷史，有着深切的關係。特別是在杭州做過三年刺史(公元八二二年——八二四年)的白居易，和杭州人民更有着極為深厚的感情。在他的不少吟誦杭州西湖風物的不朽詩篇中，熱情地唱出了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心聲。在這些光輝燦爛的詩篇中，由於詩人對祖國命運和人民災難的深切關懷，滲透着多么鮮明而強烈的人民性和現實性，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深刻地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矛盾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因此，千餘年來，詩人的名字和西湖山水永垂不朽；詩人的詩篇和事蹟，也為杭州人民世代傳誦。

白居易生長的時代，是唐代經“安史之亂”，逐漸趨于衰落的時代。雖然表面上社會的秩序暫時恢復安定，但是已經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和平而美好的唐代盛世了。唐代封建王朝面臨潰滅的前夜，上至皇帝，下至僧道，對農民橫征暴斂，造成社

會經濟的嚴重危機。白居易激于正義，寫了許多諷喻詩，替人民訴苦。但是，他的呼籲被壓抑了，而且還遭到了攻擊，白居易之所以到杭州來，正是由于他諷刺了朝廷而被攆出來貶作外官的。唐書白居易傳上寫着：“居易雖進忠不見听，乃旬外遷為杭州刺史。”

白居易是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他非常不滿當時朝廷和官府的橫征暴斂，他的許多優秀詩篇都毫不忌諱地為人民的疾苦而呼號。在“折臂翁”一詩中，他曾對當時強征兵役的暴政，作了有力的控訴，他借一個自毀手臂以逃兵役的老翁之口說：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他又在“杜林叟”一詩中大聲抗議對勞動人民貪暴的虐政說：“剗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對於他的諷諫，皇帝也頗為頭痛，唐憲宗曾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耐。”因此，把他放到外地去做較小的官，這在當時是算為一種懲罰的。他曾二次謫居外地，先謫居江州，後來又謫居杭州。

對白居易說來，謫居生活，一方面可以免受朝廷的猜忌，一方面可以更接近人民。他在江州和杭州，曾寫出了不少同情勞動人民辛勞和困苦的热情詩篇。在謫居江州作的有名的“琵琶行”中，就寫出了一個受盡侮辱的婦女形象；在杭州，他也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冬天，詩人看到杭州人民都受凍挨餓，有姓蕭姓殷的兩個樂師，在寒冬中還只穿着單衣，他立即自愧“重衣複衾有余溫”，為不能救濟人民的飢寒而感到不安，就先做了兩件皮衣送給蕭、殷兩人，蕭、殷倆向他道謝，他寫了一首詩回答道：

如此小惠何足論，

我有大裘君未見，
寬廣和暖如陽春。
此裘非繒亦非帛，
裁以法度絮以仁。
刀尺鈍拙制未畢，
出亦不獨裹一身。
若令在郡得五考，
与若展覆杭州人。

詩寫成后，詩人把詩題做：“醉后狂言”。但是，这那里是“狂言”呢？这些動人的豪語，正真實地抒發了詩人的偉大抱負：要使人民在象春天那样溫暖的清明政治下生活。这也与他早年在“新制布裘”一詩中所說的那樣，希望有万里長的皮衣，使天下再沒有受寒挨凍的人。

白居易在杭州任滿離開時，一再說自己“三年为刺史，無政在人口”（三年为刺史）“更無一事移風俗，惟化州民解詠詩”（留題羣齋）。自愧在杭州沒有做出什么政績。事实上，他在杭州短短三年中是給人民做了几件有利的事的。

最顯著的政績，就是增築了錢塘湖堤。这是一条調節湖水，預防旱災，捍防江潮的堤壩。唐代時，杭州城西的農田經常遭受旱災，但是昏庸的錢塘縣官却不肯洩放湖水去灌溉農田，當時俗例有“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的說法，築堤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說是“魚龍無所托”、“菱菱失其利”，又說“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但白居易却不管这些，他深知人民痛苦，便駁斥了这种鬼話，尖銳的責問那些官吏們：“魚龍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所以，他上任后，就毅然修築了堤壩水閘，把湖分隔为二，堤西是上湖，堤东是下湖，把湖水馴服地貯蓄在上湖，天旱時就放水注入下湖灌溉農田，使沿湖一千多頃良田免去了旱災的危

害。他又恐怕后任的刺史不了解堤壩對人民的利害關係，还用石碑刻了一塊“錢塘湖石記”，詳細地記載了堤的功用，多蓄水、放水、保護堤岸的方法。他說：“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畝；每復一時，可溉五十畝。”又說：“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畝田，無凶年矣。”從這些碑文記載上，可知詩人對築堤壩一事，曾經經過一番考查研究的。而且，他提出的堤防也是很科學的，他反對舊法，他說：“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即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在一千一百多年前，有這樣的堤壩設計，能完成這樣規模的水利工程，不能不說是個可珍貴的成就。

白居易所作的湖堤，並不是現在的白堤。白堤原名白沙堤，是早在他來杭前就有了的。在詩人所寫的“杭州春望”等詩中，都曾提到這條堤：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里白沙堤。”

他所築的堤，大約在錢塘門舊址北面，由石函橋北到武林門。后人叫它白公堤。其實，那條堤早已荒廢了。但是，人民為了紀念這位大詩人，便把這條堤叫做白堤，以表示對詩人的景仰和思慕。

因為，自白居易築湖堤後，對杭州人民來說，確是件有利的事。在詩人描寫杭州元宵時節的盛況中，就可以知道當時杭州的繁榮和熱鬧了：

“歲熟人心樂，朝游復夜游。

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

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

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这就是他的貢獻。

白居易在杭州，还重修了六井，六井原是李泌在杭州作刺史時所鑿。原來當時的江岸，比今天更靠近杭州城，一旦江潮侵襲，地下水就苦鹹，杭州人民就只能吃到鹹水。因此，李泌鑿了六井，井与湖之間埋了瓦管，引湖水入井，才使杭州人民吃到淡水。但到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時，六井大都淤塞了，于是，他又疏浚了六井，这对當時人民也是有利的。据“咸淳臨安志”記載，这六井就是相國井、西井（也称化成井）、方井（也称四眼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称六眼井）和金牛井。其中以相國井为最大。据说，这相國井，就在現在的井亭桥西首，方井在赤山埠附近，小方井在錢塘門外，其余的已很难尋到踪跡了。

朝廷的黑暗腐敗使白居易的心情十分苦悶和沉重。虽然他到了杭州以后，達觀思想有些冲淡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失望、痛苦，但是他并没有放棄自己的抱負。因而吟唱着“公事漸閒身且健，使君殊未厭余杭”的詩句。他常常騎馬上在湖堤上閒行，欣賞着“万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当路影，潮头欲滿过江風”的景致。他对孤山、灵隱、天竺、白堤和西湖，都留下了珍貴的詩篇。在这些詩篇中，可以看出當時西湖的美麗風貌：

“遶郭荷花三十里，
拂城松樹一千株。”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山名天竺堆青黛，
湖号錢塘瀉綠油。”

“乱花漸欲迷人眼，
淺草猶能沒馬蹄。”

可以想見當時，荷花滿湖，松林疊翠，西湖秀美的湖光山色。但是，在湖上，“綠藤蔭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也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面貌。

不過，西湖的美麗景色並不能填塞詩人心中的空虛。當他泛舟湖上，從湖水中照見头上的白髮時，不禁嘆息“失去少年無覓處”。听錢塘江的潮聲也使詩人感嘆：“早潮才落晚潮來……杭州老去被潮催。”在除夕給元稹的詩里，他更表白了自己的心情：

“鬢毛不覺白耗耗，
一事無成百不堪；
共惜盛時辭闕下，
同嗟除夜在江南。”

這是他真實的心情，他雖愛杭州的風景，却更為自己的壯志悼惜。就在這時期，他和元稹的答和詩里，有一首是借喻秦望山的一塊大石做比方寫的詩。這塊大石面臨着波濤澎湃的錢塘江，上面刻了“羅刹”兩個字，傳說有鎮壓江上波濤的作用。他覺得這塊堅貞頑強的石頭，不怕神鬼的鞭打與波濤的沖激，和他卓越不拔的志向很相象。他說：

“神鬼曾鞭猶不動，
波濤雖打欲如何？
誰知太守心相似，
抵滯堅頑兩有余。”

詩人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一個有良心的詩人的抱負和才能就這樣被埋沒了，這是多么不幸和可悲。

白居易黯然地離開了杭州，留下的是人民的敬愛和懷念。他在“三年為刺史”一詩中，自述在杭州三年中，“唯向天竺山，取得二片石。”白居易的官俸並不多，傳說，他離開杭州時，卻把大量用剩的官俸錢留在官庫里，後來繼任的刺史，常常挪用這些俸錢，一直經過了五十多年，黃巢起義軍到杭州時，這些俸錢才散失了。

他臨走時，杭州人民都提着酒送他，甚至有攔路對他流淚的。他在一首“別州民”的詩中寫着：

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

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

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當時苛重的捐稅使廣大農民陷於極端的貧困，然而，詩人所能給與他們的只是一湖水，這是多么沉痛的感嘆。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當我們重讀這些詩句，詩人關切、憂傷人民痛苦的感情，還是那麼親切並使人激動。

所以，白居易離開杭州後很長的時間內，杭州人民還很想念他，親切地喊他“白舍人”，後代人並在白堤盡頭的孤山麓築了白公祠來紀念他。

白居易雖然在杭州只有三年，可是，不僅他臨去時對杭州人民與西湖有不勝依依之情，而且在他離杭後的許多詩篇中，也常常想念起杭州和西湖。臨去時他說：

“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在他晚年退居洛陽時，他還念念不忘當年曾經諳熟的美麗的江南景物。他說：

“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日更重游。”

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時候到今天，已經過去一千一百多年了。現在，杭州已根本改變了面貌。往昔，詩人痛恨的苛稅暴政，早已被人民推翻了；詩人讚詠的西湖名勝，已成為勞動人民休息和游覽的處所；澎湃的錢塘江潮，也不再催促杭州衰老，反而使杭州一天比一天建設得更美麗更年青。當時，詩人散步、吟詩的白堤，已新植了許多楊柳和碧桃，經常有歡樂的人民在尽情地歌唱和舞蹈。

一九五二年，曾經有一位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代表來杭州游覽訪問時，因仰慕白居易的盛名，特地在白堤漫步了一回，還抄下了白居易詠西湖的詩句，他懷着感嘆地說：

——白堤，更增加了西湖的詩意！

——白居易的詩，不但是中國人民的珍貴財富，也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貴財富。

苏东坡与西湖

苏东坡和白居易这两位大诗人，虽然前后相距有兩百多年，但是他們兩人在杭州的許多作为，倒是有些相似之处。兩人都因得罪于朝廷，謫居杭州；兩人在杭州也都疏井、浚湖、築堤；兩人都酷愛西湖湖山，寫出了許多感人的美麗詩篇。

苏东坡在宋神宗熙寧四年十一月第一次來杭州，任通判之職，到熙寧七年十月去任，歷時三年（即公元一〇七一年到一〇七四年）；后又在宋哲宗元祐四年七月第二次來杭州，任太守之職，到六年六月回京，歷時二年（即公元一〇八九年到一〇九一年）。詩人初居杭州時，年在三十六歲到三十九歲，正在壯年，第二次居杭州時，年五十四歲到五十六歲。他曾自己說：

“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可見他与杭州的深厚關係了。

苏东坡所处年代，正是北宋封建統治悲歡多事之秋。起初，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宰相，力主变法，厲行新政，歷史上称为“熙寧改革”。苏东坡當時为有力的反对者，以致被排挤出，他初次到杭州來，就在这時。后来，苏东坡得知新法和青苗法等确实有好处，但朝廷上又廢除了新法，苏东坡又为之力爭，因此又得不到朝廷喜悅，不得不要求外放，再度來到杭州。前后相隔已十五年。苏东坡为什么会遭到當時朝廷的嫌忌，其实主要是因为詩人的狷介和耿直，寫詩諷諫了朝廷。当他从京中來杭州時，有人曾以送行詩勸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虽好莫吟詩。”可是他到了杭州后，还是要吟、要寫。結果便遭到劾奏，說“苏軾出制杭州，專好做詩譏詈時事……苏軾不臣，乞下獄究治。”當時，被搜去的詩不下數百

篇，都作为他“不臣”的罪証，而被称为“詩帳”，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而畏縮，仍然吟詩不輟。他說：“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帳。”

苏东坡在杭州，也与白居易一样，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当时，杭州西湖，自唐、五代相繼疏浚以來，又漸漸荒廢了。苏东坡第一次來杭州時，湖面淤塞处占十分之二三。第二次來杭州時，湖面已蕪沒了一半。由于西湖淤塞，不能發揮蓄洩的作用，因此，不僅影响了農業生產和运河交通，而且，形成了自然災害，影响到城市的繁荣。

苏东坡第二次來杭州的那一年，杭州連續發生水災和旱災，早稻、晚稻損失很大，糧食非常恐慌。次年夏季，又是大雨不止，太湖沿岸和錢塘江下游成为一片汪洋，農民只得在丘墓上居住，船只可以在街道上行駛，災情比第一年更为嚴重。过去，江浙一帶發大水，官吏都束手無策，民間有錢無處購米，死者數十萬。这次，全仗苏东坡多方筹划，主办官米減价平糶，來救济災民，兩年中共計糶出了官米四十萬石，使杭州人民安全地渡過了災荒。杭州人民，当时所以愛戴苏东坡，原因就在这里。

苏东坡經過了這場遭遇，知道水旱虽然是自然災害，但是与西湖水利也有相当關係。当时，西湖已日漸湮塞，过去的湖面已一半成为葑田，雨水多時無法貯蓄，泛濫为害；而旱干年月，湖水又干涸，也影响运河水道。因此，苏东坡就乘这个机会，以工代賑，開浚西湖。

苏东坡当时認為：西湖是杭州的眉目，保西湖就是保杭州，他在“乞開杭州西湖狀”中提出西湖不可荒廢的五點理由，內容是有關風景、飲料、農業、交通和酒業等。原來杭州酒業在北宋時曾占全國第一，每年酒稅有二十多萬，因为酒業都靠西湖水，如果汲用山泉，地方又远，成本又貴，影响釀酒。

業。

他又在“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中提出了包括設備、修理、分界、違禁、經費和管理等具體辦法。並且，用了二十多萬個人工，開除了西湖葑田，以西湖四山為岸，環湖三十里，恢復了西湖舊觀。在開湖的同時，还把葑泥築為長堤，南北長數里，堤的東首為外湖，西首為里湖。堤上種植芙蓉、楊柳，架設六橋。這樣既除去葑田，也便利了南北山交通。蘇東坡曾有詩記築堤的事：

“我在錢塘拓湖淥，
大堤士女爭昌丰，
六橋橫絕天漢上，
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
老葑席捲蒼烟空。”

蘇東坡浚治西湖後，曾在外湖中三處深潭，建了三個石塔，作為分界的標誌，規定在三塔以內，不准種植菱芡，以防湖泥淤積。三塔以外，募人種菱取息，作為修湖的經費；而且種菱可以芟除葑草，不致滋蔓湖面。

這條長堤，後人為了紀念他，就稱為“蘇堤”。當時堤上六橋還沒有定名，後來才稱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和“跨虹”六橋。西湖十景之一“蘇堤春曉”，就是壓堤橋附近。使湖上又增添了一風景點。三塔到南宋時就已沒有。到明萬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〇七年）聶心湯修湖，築埂攔水，添置三個石塔，就是現在的“三潭印月”。

此外，蘇東坡還同時疏通了荊山河、鹽橋河和運河。當時，杭州城內運河穿行市中十四、五里，多依靠西湖水灌注，西湖水不足，就開錢塘江水。但錢塘江江潮多沙，容易使河

淤塞，三年一淘，不僅官吏借此欺壓平民，要索重賂，而且舟船不通，物價上漲，影響人民生活。所以，蘇東坡一方面疏通河道，又造堰堤，調節湖水洩蓄，從此運河深度有八尺以上，航運十分便利。當時杭州人都說從來浚河沒有這樣深，這樣快的。他還以余力修復了六井，把它用磚石保護起來。

蘇東坡兩次來杭，以第二次短短的二年中成績最著。當時杭州人民沒有不知道這位東坡先生的。他自己在疏浚了西湖後，也說：“欲與遺民度厄年。”

蘇東坡兩度在杭州，游跡遍及西湖各地。他常常喜歡帶一兩名老兵從湧金門落湖西去，徜徉在靈隱、天竺一帶。晚上騎馬從錢塘門回來。他的交游很廣，常在“有美堂”會客，喜歡和名僧辨才、佛印、月照、辨臻等往來。當他首次到任不久，就到孤山去訪問名僧惠勒，第二次來杭惠勒已卒。因為從前兩人都談起杭州人都很可惜歐陽修沒有到杭州。他就把孤山的甘泉，取名六一泉，在泉上勒起銘來，作為紀念。六一是歐陽修的別名。又在泉後鑿造石室，自稱東坡庵。

蘇東坡在杭州，不僅浚治了西湖，使西湖漸漸具備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面貌；而且，也和白居易一樣寫了許多讚美西湖的詩篇，賦予西湖以美麗的靈魂。直到現在，游湖的人還常常背誦這些詩句，來助游興。在他的西湖游覽詩中，最有名的是：

“水光潑潑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這首詩中，詩人把中國古代最美麗的美人西子，來比擬西湖。西湖也從此又被人稱為西子湖。

西湖奇絕的景色，詩人曾給以最大的讚譽，在蘇東坡的詩

中曾真實地反映了萬千變化的西湖四時景色。他筆下的西湖四季景色：

“夏潦漲湖深更幽，
西風落木芙蓉秋，
飛雪闌天云拂地，
新蒲出水柳映洲。”
他寫西湖晨景：

“朝陽照水紅光開，
玉濤銀浪相徘徊，
山分宿霧低寬遠，
云駕高風馳送來。”

他寫西湖夜景：

“菰蒲無邊水茫茫，
荷花夜開風露香，
漸見燈明出遠寺，
更待月黑看湖光。”

他寫西湖雨景：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西湖羣山，起伏飛舞，在蘇東坡的詩里也形象地描繪了出來：

“眾峯來自天目山，
勢若駿馬奔平川，
中塗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躔相同旋。”

他在杭州的日子里，最喜在山中尋幽攬勝。他說：“在那